你还记得盛夏溽暑，那个为你采荷的少年吗。

——罗坊荷纪

小小的村落，家家户户都种了几亩荷藕。每到盛夏，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场景就在白日里铺陈开来，成为孩子们的乐园。

暑假的时节，阿舫与小伙伴们整日整日围在池子旁，嬉闹玩耍，直到父母喊归家，才不舍地相互告别。

日子就这样消磨着，像午后纹丝不动的空气，即使细微得察觉不到，仍在悄悄流走。荷花池里夏光从东面转到西面，日日不休，白日的蝉鸣和夜里蛙声，是阿舫对那段时光所有的记忆。

直到2009年，阿舫遇见了罗夏。

他在卡车扬起的滚滚尘土中跳下了车，熨帖的白衬衫被微微汗湿，白白净净的脸和周遭一群赤着胳臂晒得漆黑的男孩们很不一样。

村头何婶家的荷塘原来卖给了罗夏家。

小伙伴们还是一样的玩，罗夏就立在旁边看，不走远也不靠近，不说话也不委屈，小孩子们满村跑，罗夏也跟着跑。

一堆人到荷塘旁边，在泥堆里打仗玩。

阿舫是女孩子，踩着泥巴不敢太放肆。旁边的男孩使了坏，绊了阿舫一脚，阿舫跌进泥里，漂亮的裙子满是泥巴，男孩哈哈大笑。阿舫气恼地爬起来，看到岸上白白净净的罗夏，心里生出一个坏主意。

“喂！拉我上去”阿舫对罗夏喊。

罗夏一愣，然后走了过去，阿舫向他伸出一只满是泥巴的手。

罗夏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握住了，阿舫一用力，猛地把他拉进了泥塘，雪白的衬衫上顿时溅满了泥巴。

周围的孩子愣住了，生怕罗夏找大人告状。罗夏晃晃悠悠从泥里爬起来，用手抹了一下脸，白净的脸上瞬时一道泥印。

阿舫噗的一声笑出来。

周围的孩子也哄笑出声，罗夏愣愣地看着大笑的阿舫，也笑了。

自此罗夏和他们熟络起来，每天下塘爬树，东疯西跑，不亦乐乎。

阿舫在别的男孩面前大大咧咧，推推搡搡，一看到罗夏，却变了一个样子。有时大人带了糖回来，阿舫便偷偷摸摸塞罗夏一个；罗夏赢了男孩们的比赛，阿舫欢呼得最大声；遇到不会的作业，她总是跑大半个村子让他教她。

于罗夏，从阿舫把他拉下泥塘大笑时起，她便不一样了。所以，阿舫指哪，他都去；阿舫要什么，他都给；做什么，都是想让她高兴。

他会偷偷拿了家里泡过的西瓜给阿舫吃；会摘了荷叶给坐着休息的阿舫一动不动地挡着；会在别人欺负她的时候挺身而出；会在看到阿舫笑脸时微微出神。

大人们明令禁止孩子们摘荷花，可是那样漂亮又近在眼前的，谁都想要。

一起玩的女孩过生日，大人给她摘了一朵，阿舫羡慕得移不开眼，大大的眼睛里像有星星。罗夏看着，便想为她摘一朵。

罗夏跑进了自家的荷塘里，摘下一朵，又看另一朵漂亮，一连摘了两朵，被大人发现了。罗夏紧紧拽着荷花，低头挨着骂，骂完了，飞快地跑去找阿舫。

兴奋地举到她面前，荷花已经有些焉了。罗夏失措，阿舫却惊喜地睁大了眼睛，毫不在意，爱不释手，冲上去猛地抱了一下罗夏。

罗夏呆住了，阿舫眼睛亮晶晶的。两人笑起来，荷花在中间随风轻轻摇摆。

阿舫举着荷花，领着罗夏跑过大路，跑过田埂，两人坐在高高的台阶上，说着，笑着，看着天空，望着荷塘，晃着脚丫，直到夏日的余晖落在他们身上。

很久之后的未来，每当罗夏回忆起那个接天莲叶的村庄，除了荷塘日光，除了嬉笑疯闹，还有黄昏的台阶上，他和阿舫。

岁月温柔，流过无痕，荷花枯萎，荷叶凋残，来年又复生。

2011年，罗夏又搬家了。

罗夏把一捧荷花塞在阿舫怀里，眼睛红肿地上了车。

车子扬起和当年一样的尘土，阿舫在尘土中追了几步，看着卡车远去，怀里的荷花落上了灰，又落上了泪。

后窗玻璃里，罗夏看着阿舫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不见。

2016年，罗夏回到了那个荷花池旁的村庄。又是一年盛夏，千亩荷花全部怒放，如当年一样。他回想着那时的故事，荷塘、酷夏、阿舫。

她还在这里吗？罗夏走过他们曾经玩耍过每一个地方，她拉他跌进的泥地、他们一起乘凉的大树、他为她摘花的荷塘，最后是那个傍晚的台阶。

他站在那里，希望她能出现，面前是无尽的荷塘，朵朵都像阿舫的笑颜。

阿舫听说了罗夏的归来，跑去了荷塘旁边，微风扬起了如荷的裙摆。

她跑过了每一个他们曾经玩耍的地方，她拉他跌进的泥地、他们一起乘凉的大树、他为她摘花的荷塘，最后是那个傍晚的台阶。

转弯处，她停了下来。如果，他不在这怎么办？如果，他已经走了。阿舫有些害怕，她还没来得及见他一面，问问他还记不记得自己。

她走向台阶。

他转过了身。

千亩荷塘，迎风微摇，在那风里，他们轻轻笑了。